

浅析“大三焦”理论源流、内涵与特点

胡天祥¹, 黄月华², 刘晓碧³, 周红³, 高燕翔¹

1. 广东省中医院中医思维研究室, 广东 广州 510120

2. 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东 广州 510080

3. 广东省中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广东 广州 510120

[摘要] “大三焦”理论是由颊针疗法创立者王永洲教授在传承中医学三焦理论的基础上创新而来。通过对“大三焦”理论的渊源、内涵、特点, 以及与生物全息、心身医学关系的梳理分析, 认为整体性是“大三焦”的组成特点, 升降出入是“大三焦”的生命特征, 调节气机是“大三焦”颊针施治的机制。大三焦理论与生物全息、心身医学三级理论分别从形(肢体关节)、气(脏腑)、神(心身)层面指导论治疾病, 并形成了特色突出、疗效显著的颊针疗法体系。

[关键词] 颊针疗法; 大三焦; 生物全息; 心身医学; 整体性; 升降出入; 调节气机

[中图分类号] R245.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0256-7415 (2026) 14-0136-05

DOI: 10.13457/j.cnki.jncm.2026.14.020

Analysis of the Origins, Connot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eater Triple Energizer" Theory

HU Tianxiang¹, HUANG Yuehua², LIU Xiaobi³, ZHOU Hong³, GAO Yanxiang¹

1.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inking Research Laboratory, Guang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120, China; 2.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80, China; 3. Guang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of Chinese Medicine/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120, China

Abstract: The "greater triple energizer" theory is an innovation developed by Professor WANG Yongzhou, the founder of buccal needling, based on his inheritanc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heory of the triple energizer.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origins, connot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eater triple energizer" theory, as well as its relationship with biological holography and psychosomatic medicine, it is proposed that holism is the compositional feature of the "greater triple energizer", that "ascending, descending, exiting, and entering are its vit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at regulating qi movement is the mechanism of buccal needling based on this theory. The greater triple energizer theory, biological holography, and psychosomatic medicine together form a three-level theoretical system, which guides the treatment of diseases from form (limbs and joints), qi (zang-fu organs), and spirit (psychosomatic) respectively, giving rise to the distinctive and effective buccal needling system.

Keywords: Buccal needling; Greater triple energizer; Biological holography; Psychosomatic medicine; Holism; Ascending, descending, exiting, and entering; Regulating qi movement

[收稿日期] 2025-07-09

[修回日期] 2026-05-28

[基金项目] 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2024年度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专题(2024A04J2927); 广东省中医院“王永洲学术经验传承工作室”开放基金项目; 广东省中医院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中医二院[2024]88号); 广州中医药大学-2024年度人文社会科学培育项目(2024ZXPY13)

[作者简介] 胡天祥(1989-), 男, 医学博士, 主治医师。

[通信作者] 高燕翔(1978-), 女, 副主任中医师。

三焦理论是中医学特色理论之一,《黄帝内经》确定了三焦的划分依据、阴阳属性、三焦所起、基本功能、经络隶属、关联脏腑等;《难经》《中藏经》针对三焦根源、整体功能、与一般脏腑关系、病候表现等进行了深入的阐述;《脉经》《诸病源候论》记载了三焦主病、三焦病候传变等内容。在完成对于三焦的阴阳属性、结构、部位、功能、病候、脏腑经脉关系等基础上,三焦理论基本概貌得以形成。王永洲教授在颊针疗法实践与传统三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与颊针疗法相适宜的“大三焦”理论,在实践与理论相促进的过程中,取得了显著临床疗效,是对传统三焦理论的传承与发展。

1 三焦的内涵与“大三焦”理论渊源

1.1 三焦的基本含义与功能 三焦初见于《黄帝内经》,《灵枢·本输(法地)》曰:“三焦者,中渎之府也,水道出焉,属膀胱,是孤之府也。是六府之所与合者。”《素问·六节藏象论》曰:“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廩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素问·金匱真言论》曰:“言人身之藏府中阴阳……三焦六府皆为阳……皆视其所在,为施针石也。”对三焦的功能、脏腑归属及阴阳属性的划分进行了规定,提出三焦为六腑之一,但因无脏与之匹配称为孤腑,其主水液的功能与膀胱同类,是六腑功能的结合等,亦提示三焦所含之广泛。《难经》对三焦认识较《黄帝内经》更为深入,如《难经·三十一难》曰:“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难经·三十八难》曰:“所以腑有六者,谓三焦也。有原气之别焉,主持诸气,有名而无形,其经属手少阳。此外腑也,故言腑有六焉。”此时三焦被赋予“原气之别”“主持诸气”的功能。

气与水液皆由三焦所主,“三焦”已不单纯是像其他五腑一样主传导运化和有形(器),更是人体气机运行“气之所终始”和“升降出入”的通路,提示此三焦之广、功能之大,此为“大三焦”理论渊源之一。

《中藏经》是“大三焦”立论的重要典籍依据。《中藏经·论三焦虚实寒热生死逆顺脉证之法》载:“三焦者,人之三元之气也,号曰中清之腑,总领五脏六腑,荣卫经络,内外左右上下之气也。三焦通,则内外左右上下皆通也。其于周身灌体,和内调外,荣左养右,导上宣下,莫大于此者也……有其名,而无形者也,亦号曰孤独之腑……亦又属膀胱之宗始。主通阴阳,调虚实。”

可见,三焦之“大”,因于其主气,具有“总领五脏六腑,荣卫经络,内外左右上下之气”的功能。此处“三焦”的范围和功能已超越其他脏腑,或可认为其他脏腑位于三焦统摄之下,此为“大三焦”理论渊源之二。

1.2 三焦的形质 对于三焦形质的有无,虽《黄帝内经》《难经》等皆有论述,但不尽明了。唯清代程杏轩《医述》论述较为详尽,其指出:“夫三焦……诸贤皆谓有名无形者,所以别其不同于他脏他腑之自具一形耳。非曰无形,即无其处,正欲指空处,故曰无形也。”提出三焦无形是因其不像其他腑一样具有特定的形态,其无形为无固定之形。《外经微言》进一步提出,三焦:“无腑而称腑,有随寓为家之义。故逢木则生、逢火则旺。即逢金、逢土亦不相仇而相得。总欲窃各脏腑之气以自旺也。”“三焦之火附于脏腑,脏腑旺而三焦旺,脏腑衰而三焦衰,故助三焦在于助各脏腑也,泻三焦火可置脏腑于不问乎。然则三焦盛衰全在视腑也。”三焦在人体依附于不同脏腑而发挥其作用,其病变证候以其所依附之脏腑而体

现。现代著名中医学家陈潮祖先生在其《中医治法与方剂》一书中指出,“三焦是由膜原和腠理组成,确有形质可征……因其随处异形,所在皆有,不似其他脏腑有其固定形态仅居一隅”。可见,无形在于无固定之形,有形在于所相关脏腑之形,随所附之处而显其象。人身脏腑内外表里筋骨等皆有膜腠,亦人身处处皆有三焦之形和三焦之用,其与经脉皆联系沟通人体表里、内外、官窍、脏腑等的通路,皆是运行气血津液的重要载体,亦是疾病所生之处。

由此可见,“大三焦”之广,不仅在于在主气与水液功能之广,亦在其形随所附之变化细微深入,调“大三焦”之气与调经脉之气一样,是治疗疾病的重要法门,此为“大三焦”理论渊源之三。

1.3 三焦的病候与传变 因三焦为皮毛肌肉筋骨脏腑之间相互联系之膜腠,所以其病候具有其相关脏腑、表里等的特征。如《中藏经·积聚癥瘕杂虫论》指出:“积有心、肝、脾、肺、肾之五名也;聚有大肠、小肠、胆、胃、膀胱、三焦之六名也。”亦三焦具有运行水液、气血、主气之功能,其所病亦有如《诸病源候论·虚劳三焦不调候》所指“游气”“咳嗽”“热淋”“大便难”“诸饮”“癖”“噎”“腹内结强”“水肿”“耳鸣”“八瘕”等气血津液病候;另诸如《肘后方》《千金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等皆有记载三焦病主治方药。

因于人体气机之升降出入皆在“大三焦”中运行往复^[1],使得调节“大三焦”气机治疗脏腑之疾具有理论的可行性。三焦气化失常,易致全身气机失调而百病所生,如气机阻滞有胀满、气结、痞硬多种病理征象,久之则见血瘀、痰饮、湿浊、粪结等积聚腹部;三焦元气不足,气化无权,也会引起三焦不畅、脏腑关窍等失养。针刺之先,必先明病之所在与所由

来,面颊部虽可施针调气治脏腑之疾,但脏腑位人体之内,查脏腑病候却非面颊部所能实现,如何诊查三焦病患成为临床施颊针以疗疾的首要问题。

王永洲教授根据《灵枢·邪气脏腑病形》所载“三焦病者,腹胀气满,小腹尤坚……留则为胀”的提示,总结出腹部是三焦病机反应比较集中的部位,三焦病候要以腹部为核心诊查所得,此为“大三焦”理论渊源之四。在查腹基础上,按照病位及气机升降出入所偏予以针刺以调其气机,调畅三焦气机的升降出入与偏盛偏衰成为颊针治疗脏腑之疾的重要机制,为颊针调气治疗脏腑之疾提供了理论依据,此为“大三焦”理论渊源之五。

对于三焦与五脏之间的病传关系,五脏病可传于三焦,三焦病亦可传于五脏,如《诸病源候论·游气候》曰:“夫五脏不调,则三焦气满,满则气游于内,不能宣散,故其病但烦满虚胀。”三焦作为人体最大的腑,不仅将五脏六腑皆囊括其中,同时作为膜腠深入人体各部,成为脏腑、表里等的重要组成和相互联系重要通路,因此,脏腑所主之气血津液及所体现的五行、阴阳之象等亦囊括其中。甚至可以认为,“大三焦”具备整合传统脏腑经络筋骨肌肉等的可能,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大三焦”理论是并行甚至高于传统以脏腑为核心的基本理论,或认为“大三焦”以另一个视角为中医学研究生命、诊治疾病提供了新的思路。

至此,“大三焦”理论从其形质、功能、属性、病候、疾病诊查、治疗机制等方面系统地完成了理论的架构,为其指导应用颊针治疗相关疾病奠定了基础。

2 “大三焦”理论的特点

2.1 整体性是“大三焦”理论的组成特点 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以五脏为核心、经脉为通

道、气血津液等为物质基础、神为调节枢机的有机联系整体。如《灵枢·决气》载：“黄帝曰：余闻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人体虽有诸多组成，皆可总结为气者，提示气为人体本源与最小组成单位，也是诸多组成的重要状态体现，犹如脏腑、经脉之气等。“大三焦”“总领五脏六腑、营卫、经络、内外、左右、上下之气也”的功能，其将人体看做一个整体而巨大的腑腔，五脏六腑、气血津液等皆囊括其中，并通过经络、血脉与四肢百骸、官窍等相联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大三焦”之大，一是其形质细微深入之大，二是其功能之大，三焦通畅，则人体内外左右上下皆通。“大三焦”是对传统脏腑、三焦等理论的整合与提升，是于藏象系统之上而完整的独立系统，突出整体是“大三焦”理论的重要特点之一。

2.2 升降出入是“大三焦”理论的生命特征 《素问·六微旨大论》曰：“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气有胜复，胜复之作，有德有化，有用有变，变则邪气居之……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无形无患。”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气化是中医学对于宇宙存在主要形式和机制的认识，也是生命活动得以存在发展的重要源泉和表现，升降出入是气化的主要形式，以脏腑为核心的人体亦以脏腑气化为动力，通过气机的升降出入得以实现生长壮老已的生命过程，“大三焦”理论视角下的人体，升降出入的亦是三焦气化的生命特征。在病理上，气机的升降出入失常是诸多疾病的重要机制，风

寒、痰湿、瘀血等邪气阻滞气机，导致癥瘕积聚、水肿、痛证、心身疾病等病症的产生。因此以升降出入为主要形式的气化活动是“大三焦”理论的重要生命特征。

2.3 调节气机是“大三焦”颊针施治的机制 “调气”是针刺治疗疾病的重要机制，《灵枢》中多有记载通过针刺“调气”治疗疾病的认识，如《灵枢·小针解》载：“气至而去之者，言补泻气调而去之也，调气在于终始。一者，持心也。”《灵枢·卫气失常》曰：“夫病变化，浮沉深浅……随变而调气，故曰上工。”《灵枢·官能》载：“用针之理，必知形气之所在，左右上下，阴阳表里，血气多少……审于调气，明于经隧……是故工之用针也，知气之所在，而守其门户，明于调气。”《灵枢·刺节真邪》载：“用针之类，在于调气。”三焦气机的升降出入失常是疾病产生的重要原因，外邪感受亦影响其所犯部位之升降出入，腹部是三焦气化的重要诊察部位，在查腹以明病候所在的基础上，按照特定病位予以针刺三焦相应穴位是“大三焦”理论指导颊针诊治疾病的依据。颊针作为以针刺特定穴位治疗疾病的微针技术之一，其机制不离经典所示“针以调气”的机制^[2]。

3 “大三焦”与全息、心身理论的关系

3.1 “大三焦”与全息理论 全息理论作为颊针疗法的最基本理论，其将面颊部作为人体全息微缩系统，以四肢、脊柱穴为基础，治疗肢体关节以痛证为主(皮毛百骸)病症^[3-6]，其内涵更接近从“形质”层面诊治人体的病证^[7-8]。犹如《灵枢·经脉》所载：“凡刺之理，经脉为始，营其所行，知其度量，内次五脏，外别六腑……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谷入于胃，脉道以通，血气乃行。”人体

由皮肉筋骨脉脏腑等组成,人体之疾有皮毛肌肉筋骨等外者,也有深入人体脏腑之内者,因此在治疗方面,针对不同病位有不同治法。“大三焦”理论以治疗脏腑疾患为主要目标,其内涵更接近从“气机”层面治疗疾病^[9-11],但皮肉筋骨脉等是脏腑的外在支撑,外在疾病也是脏腑疾患在外部表现,这符合中医学对于疾病病位有发生部位和表现部位的划分,因此在临床实际中,二者常相互为用,或可认为“大三焦”理论是生物全息理论基础上的进一步内化。

3.2 “大三焦”与心身理论 颊针疗法心身理论来源于对心身疾病的认识以及现代医学与中医学心身理论的结合。心理疾病躯体化是生物-心理-社会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患者常以躯体症状以表达心理、精神的问题。形气神三者具备、相互为用是中医学认为人体健康的重要保证和标志,“针以调气”将人体形、气、神形成一个治疗过程整体闭环。在心身理论指导下的颊针治疗更接近从“神”层面治疗疾病^[12-13]。脏腑是人体气机升降出入的核心,形、神是气机活动的重要外现,而“大三焦”将人体看做有机整体构,调节“大三焦”气机可将形、气、神三者诊治统归于一,化繁为简,但形气神三者常相互影响,故在临床治疗中亦是脊柱、三焦、头穴等相互配合。

4 讨论

《素问·刺热》指出:“颊下逆颧为大瘕,下牙车为腹满,颧后为胁痛,颊上者,膈上也。”提出面颊部存在不同疾病诊断的对应,进一步可延伸为面颊部与人体部位有可对应的关系可能。颊针疗法在生物全息、大三焦、心身医学三级理论的指导下形成了特色突出、疗效显著的颊针疗法体系。三级理论分别从形(肢体关节)、气(脏腑)、神(心身)层面论治疾病,体现了中医学对人体、疾病、治疗等的

认识理念。“大三焦”理论在传承传统“三焦”理论的基础上,在实践过程中逐渐积累、整合、升华,在人体相互联系、水液、气血等运行方面,是经脉的重要支撑和补充;在人体生命活动气化方面,是气化场所及动力来源,可视为脏腑理论的补充,也是传统脏腑理论的整合与提高,也是中医学认识生命、诊治疾病的另一视角。因此,王永洲教授在其《颊针疗法》中指出,“大三焦理论将人体全部空间看作一个超大脏腑,以气化为主轴,贯穿新陈代谢活动的始终,升降出入,无器不有,统合五脏六腑”,在颊针疗法三级理论中起到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是颊针疗法与中医学理论结合的特色理论。

[参考文献]

- [1] 王永洲. “大三焦”理论解读[J]. 中医药导报, 2016, 22(10): 1-5.
- [2] 金少涵, 陈远彬, 肖晶旻, 等. 浅析颊针疗法治疗慢性肺系疾病思路[J]. 新中医, 2023, 55(10): 122-126.
- [3] 王薇, 方晓丽, 宋志靖. 颊针治疗颈肩综合征 45 例[J]. 甘肃中医, 2010, 23(2): 53-54.
- [4] 侯春英, 刘强, 方晓丽, 等. 颊针疗法对 30 例偏头痛的疗效及脑血流的影响[J]. 中医研究, 2014, 27(2): 58-60.
- [5] 刘丁龙. 颊针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临床研究[D]. 兰州: 甘肃中医药大学, 2015: 13-23.
- [6] 任超展, 方晓丽, 杜小正. 颊针结合运动疗法治疗急性腰扭伤 56 例[J]. 中国针灸, 2014, 34(3): 245-246.
- [7] 赵宇杉, 陈煜宇, 齐张阳, 等. 类风湿关节炎的针灸疗法临床应用概况[J]. 风湿病与关节炎, 2021, 10(10): 74-76, 80.
- [8] 杨谦, 陈楠. 颊针结合牵正穴放血治疗顽固性面瘫临床研究[J]. 针灸临床杂志, 2021, 37(11): 32-35.
- [9] 薛峰, 寇媛, 贺海峰, 等. 颊针缓解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结肠镜检查疼痛临床研究[J]. 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2, 45(3): 75-78.
- [10] 孙杨, 周群, 肖靖远, 等. 颊针疗法对妇科腹腔镜手术患者术后内脏痛的影响及机制研究[J]. 江西医药, 2022, 57(6): 584-586.
- [11] 吴朝进. 颊针全息疗法对心脏 X 综合征患者疗效及对血管内皮功能的影响[J]. 山西医药杂志, 2022, 51(10): 1092-1095.
- [12] 吴明清, 杜雪霞, 张慧. 腹针疗法结合颊针治疗颈源性失眠的临床研究[J]. 韶关学院学报, 2023, 44(3): 59-63.
- [13] 叶康杰, 陈剑坤, 卢月, 等. 颊针疗法对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合并代谢综合征的影响[J]. 世界中医药, 2023, 18(2): 255-258.

[责任编辑: 刘淑婷, 蒋维超(英文)]